

生活随笔

以妻为师

文/星耀



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，背后往往都是以爱、信任、包容等为底色的故事，而在我家，还得浓墨重彩地加上一笔，就是以妻为师。倒不是我刻意抬举妻子，而是她现在很多方面，确实当得起我的“师傅”。

先说厨艺吧。在妻子去企业上班之前，我是个饭来张口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宅男。生了二胎之后，迫于经济压力，妻子去考了会计证，在企业谋了份差事，以维持生计。老妈帮着我们带娃，这样一来，家里就缺个做饭炒菜的。没办法，只好由我这个宅在家里做网店，从没摸过锅碗瓢盆的人，勉为其难地担起这个责任。我苦着张脸说，我不会。妻子安慰道，谁天生就会？慢慢来！我说，咱笨手笨脚的，饭烧糊了菜炒焦了，你可别嫌。妻子说放心吧，我手把手教你，学不会，不收学费。话说到这份上，不好再拒，就这样，我随妻子学起了厨艺。按妻子的意思，做菜先学烧鱼，只要会了这个，再做别的菜就能举一反三。于是我跟着她，从杀鱼、清洗，到热锅、炸鱼，再到水加多少、放啥调料、火候大小，一步一步学起。俗话说：“看着简单，做起来难。”这话用来形容烧鱼最合适不过：好好的鱼，要么火大炸焦，要么鱼皮粘锅、丢尾掉头，至于成了淡了，那都不算啥。好在妻子不厌其烦地教我，并总能及时地指出我在做菜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。在妻子这个做菜好手的精心调教下，我进步很快，不多久就“出师”了。当妻子吃着我做的各色家常小菜，调侃“徒弟胜过师傅”的时候，我都会抱拳谦笑道，哪里，哪里，全是夫人教得好！

跟着妻子学厨艺，说不上出息，却合于情理。可在我家，还有另一项本事——开车，我的车技大半也是和妻子学的。“胆小，脆弱，遇事易紧张、激动，误把油门当刹车。”这些毛病，我全都有，以至于在驾校学车的时候，教练就断言，我的这种心态根本不适合开车。后来虽憋着一口气，凭着谨

慎的作风，加勤学苦练，硬是把驾照给考下来了，但说实话，独自驾车上路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从驾校“毕业”开始，每逢练车，必得把妻子拉出来，既当陪练，也壮胆气——彼时妻子已考取驾照好些年。

在陪练的日子里，妻子就“钉”在了副驾的位置上，一板一眼地教我如何用脚尖控制油门和刹车，方向盘啥时打小圈，啥时又该打大圈，如何用好后视镜和转向灯，啥时候能超车，该怎么过十字路口，等等。平时看着温柔体贴的妻子，在这时，却是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。我犯错时，她是该批就批，毫不留情。她时常告诫我，安全第一位，慢点再慢点。永远不要觉得自已是老司机，更不能三心二意！得益于妻子的苦心指点，个把月后，我就敢独自上路了，换作以前，是想也不敢想的。如今，每逢节假日自驾出游，大多由我负责开车。有时候，当我开得忘乎所以（譬如不停地超车）的时候，妻子就会友情提醒：“慢点开，别嘚瑟！”

还有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家里的水电、煤气管子，甚至门锁、马桶坏了，多数情况下，都要等着妻子来修——实话实说，托妻子的巧手，我们家着实省了不少水电人工的费用，而笨拙的我，一般是站在旁边递工具，打打下手。

妻子不仅是生活技能方面的好老师，也是我为人处世的良师益友。在她的影响下，以前浮躁、易怒的我，逐渐变得宽容、平和。至于妻子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表太多，只叙小事一则：妻子喜爱小动物。很久以前，偶得仓鼠一只，养了一年有余，后因事忙疏忽，小鼠不慎冻死。妻子为此伤心许久，发誓再也不养活物。是的，她就是这么一个内心柔软、善良的女子。

世上的学校，都有学制；而婚姻这所“大学”，却没有毕业之时。我只希望，能做妻子一生一世的学生，而她，能当我一辈子的老师。

城市笔记

修鞋匠

文/林丛中

修鞋摊就摆在桥堍边人行道的拐角处，那是一个简易小阁屋，有一人高，两平方米多，墙上挂满了各种修补用品，地上摆着：一台补鞋机，一块“工”字形的黑铁钉垫，一个包裹着皮料等各种零配件的塑料口袋，一个木头盒子里放着胶皮、线轴、鞋跟、刀剪、胶水等。这些就是修鞋匠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。他坐在小马扎上，旁边放了一张矮木凳子，供修鞋的客人坐。

修鞋匠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姓杨，他坐在马扎上，用布满老茧的手捏着粗糙的缝鞋线上下翻飞。他一手扶着鞋跟，一手摇动转轮，几声金属响动，又几声上下响动，很快鞋子就在他手上“活”了过来，变得完美无缺。

“杨师傅，我的鞋掌磨掉了，你看能不能修一下？”我上前问道。

“可以，请稍等一会儿啊！”他嘴里答应着，双手却依旧忙碌着。我索性坐在门口的矮板凳上，看着他修鞋。两三分钟后，他麻利地剪掉线头，把修好的鞋子递给了在一旁等待的女子。

“师傅，多少钱？”女子问。

“三元！”女子递过去五元，转身便要走。修鞋匠拦住她并执意找给两元：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！”

一次，我爬山时不小心踩到一块尖锐的石头，运动鞋鞋帮和鞋跟立马分了家，夫人劝我丢掉这双鞋，再买一双。可我太喜欢这双鞋了，执意不换，准备去修鞋摊试试看。一路上，我心里不停地嘀咕，这鞋还能修好吗？

到了修鞋摊，简陋的环境增添了我心中的疑虑。我将鞋递给杨师傅。只见他用抹布擦拭了一下鞋子，就开始摆弄起来。他先用小锉子将鞋跟需要粘补的地方锉毛。鞋跟凹进去的细小缝隙中夹着些小石屑，他就用一个锥子模样的东西将它们一点点地挑出来，然后倒出胶水填滴进这些缝隙中，用手捏捏，胶水很快便凝固了。他小心翼翼，一脸庄重，眼中流露着专注的光芒，这目光中饱含着他职业的热爱和一丝不苟。鞋子修好了，很牢固，一问价是三元钱，我很满意。从那以后，我家里的鞋子一旦坏了便去找他修。

依稀记得，杨师傅的修鞋摊开了有十多年了。除了修补鞋子，他还是全能的，无论雨伞坏了，拉链坏了，还是裤子或书包开线了，只要把“困难”给到他，统统都能解决。年复一年，边上的店家换了一家又一家，唯有杨师傅的修鞋摊生意稳定。每次路过，总能看到杨师傅正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帮人修鞋补鞋。

只见他腿上铺着块帆布，左手拿着鞋子，右手在鞋子上灵活地穿针引线，神情里满是专注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。不一会儿，鞋子上完线，他小心剪去多余的线头，在上线处加一层胶水，确定牢固了，才把鞋子交还给顾客。杨师傅手艺很好，他手中修过的鞋子，看不出补过的痕迹，故而找他修鞋的人很多。

有一次，我来到修鞋摊。“大叔，你又来修鞋了？”“对呀，杨师傅，又来麻烦你了。”他呵呵地笑起来：“什么叫麻烦呢？为你们修鞋是我的快乐。小时候我就喜欢看家门口的修鞋匠修鞋。因为兴趣，后来也做了这行。”杨师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对自己职业表现出由衷的热爱。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修鞋匠的初心吧！

如今，许多人鞋坏了就扔，极少有去修补的，自然很少有人光顾修鞋摊了。像杨师傅一样的修鞋匠们，生活不易，仍坚守职业本行，以那颗质朴的初心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，着实令人钦佩。